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一 起昭陽單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八年遼清寧九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辛亥遼主如鴛鴦濼立皇子濬為梁王濬為皇后所生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遼主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與時年六歲封為王　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

得儹擬　丙寅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官院韓贄兼判
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
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贄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
秦州永寧寨舊以鈔市馬自修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
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縉錢十餘萬實
秏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
鬻于秦州　己巳以充儀俞氏爲昭儀婕妤楊氏爲修
儀周氏爲婉容　辛未遂禁民鬻銅　二月癸未帝不
豫甲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
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明敏有文武才

其論天下事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與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兼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入中書盬請戮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始遼侵瀛州略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閤見帝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獘久而不易帝顧

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辰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戶參軍單驤診御脈帝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驤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龐籍卒時帝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兼侍中謚莊敏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爲相議者以爲聲望減於治郡時云　甲寅詔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

亮爲人和易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故數更藩鎭無它過　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驤爲中都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宋安道等皆降官　癸亥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閩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帝崩于福寧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

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厨醫官旣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爲某不敢爲因反走輔臣共持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爲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昳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

韓琦宣遺制皇子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考異〕李燾曰蔡氏直筆云仁宗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祕不發喪密召英宗入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卸問候曉開內東門乃啓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由垂拱殿入宰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抑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卻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仙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倒宜人后曰只是宗室立了它後莫有人爭琦曰要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邪于是宣班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令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乃抑殿階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覆以帽子貫徐搢笏撥開髮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案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使扶侍皇子須

與皇子到與日記略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肖遺恐出于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爲馬軍帥直筆蓋誤今並不取邵氏聞見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先獻郎召英宗入翼日大臣方入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錄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皇子入也

癸酉大赦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時禁衛或相告乾興內給食物中有金旣而宮中果賜食衆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讙者斬衆乃定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涖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涖日始遂著爲令端質之弟也　遣使告哀於遼及夏國

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帝初即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爲孫兆單驤地者言于帝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帝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帝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知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部署曰總管　命韓琦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

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次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有司請改日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帝及太后帝令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斂帝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帝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下詔俟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處分稱

吾羣臣進名廷居于內東門從之攷異李燾曰韓琦投杖褰簾據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國史並無

辛巳命遼賀乾元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穀等進書賀梓宮見帝于東階令閤門以書帶入始遼使至德靖廷臣有欲御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未決太常丞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帝以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館伴遼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柩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帝以方衰經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

禮厚矣柰何要以取書爲嫌乎使者立授書然帝亦卒見穀等朝廷未知遼主之年沆乘閒雜它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既而悔之相顧曰今復應兒事南朝矣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閤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是帝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閤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　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知諫院司馬光言國家用度

素窮夜遣大索累世所藏錢乎埽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棰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攷異）李燾曰琦本傳稱進封衛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昇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減自抑損不可盡

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大臣忠厚如王
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
之用之與其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
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
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
爲政之道莫若至公願殿下熟察羣臣中有賢才則舉
之有功則賞之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俟皇帝
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
養則聖善之德冠絕前古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

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
天命之寶　發諸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　丙
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
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爲安州觀察
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爲和州防禦使樂安郡
公仲恪爲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
言聖體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卽命珪草還政書
旣而不行　熒惑自去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
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
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于是右司諫

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爲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棐相繼上言請遵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楚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它猶一用定陵制度考異李燾曰盧士宗傳云士宗爲少府監典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錄云省乾興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說今不取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今國用空乏之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竊惟先帝節儉愛

民出于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　帝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少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

其恩德隆厚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
下哀慕過禮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
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今者聖體痊平
初臨大政舉措云爲不可不審爲政之要在于用人賞
善罰惡而已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
必期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
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
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
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于子孫令聞
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願陛下

一循典禮勿有變更于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于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

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于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願陛下溌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帝同育于禁中仁宗常謂太后曰它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歷七年歸于濮邸封京兆郡君于是正位　五月癸卯以太常少卿李受爲左司郎中屯田員外郎王獵爲刑部員外郎並充天章

閤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昭宣使端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與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　遼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蕭呼敦舊作胡覩今改謀逆日甚呼敦欲速發尼嚕古說其父重元可詐稱疾欲俟遼主臨問卽圖弑逆旣而忌耶律仁先在朝謀不果發尼嚕古呼敦合言於遼主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遼主將從之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諫曰仁先先帝舊臣德冠一時不可遽離朝廷遼主悟丙午以仁先爲南院樞密使徙封許王　庚戌封長女爲德寧公主第二女爲寶安公主第

三女爲壽康公主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損也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于永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

以右司諫王陶爲戸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官教授與帝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帝故識願先得待制由是觖望固辭說書不拜　丁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庚申翰林

學士王珪奏謹案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眞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于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

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帝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于皇太后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攷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謹案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爲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

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攷異唐無恭宗恭宗即敬宗也宋人章疏避翼祖諱改稱今仍其本文）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

之于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

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于是復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三代之禮未嘗有此漢魏

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
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
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三
司使蔡襄爲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入室圖奏御又請廣
廟室並夾室爲十八間從之　帝自感疾即厭服餌韓
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卻之藥汚琦衣太后
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
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　丁亥詔今歲制
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商等十七人權罷將來到場便赴
祕閣就試商安仁人【攷異】商一本作高高邛州依政人與商籍貫不同蓋別一人也

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必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甚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輜

銖之是非也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于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

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

信也傳者亦稍息[攷異]李燾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錄與十一月末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存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

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

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

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　帝疾

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四方之人

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于茲而未御正

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既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

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

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顧恩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呂誨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辛亥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表至京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

郊獬亦以爲言且曰眘眞宗初卽位有事于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眞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勳階眞宗已嘗革濫賞于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于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巳行之詔難于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咸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皆不御至祔廟始如故　丙辰

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肎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竊

以陛下繼統之初蕃戎皆欲瞻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敢爾桀黠今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識陛下神武之姿必能鎮服四海 丁巳遼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使者言及大行輒出涕後數日遼使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遼皇太叔重元與其子尼嚕古久萌逆志會遼主獵于灤河之太子山扈從諸官多重元之黨尼嚕古遂欲因此竊發戊午雍睦宮使耶律良聞其謀以遼主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

于太后太后託疾召遼主告之且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遼主詰良曰汝欲閒我骨肉邪良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遼主從其言旋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告之仁先曰此曹凶很臣固疑之久矣遼主命仁先察捕之仁先出還顧曰陛下宜謹爲之備尼嚕古見使者來召知事泄羈使者於帳中欲害之使者以佩刀斷帟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遼主始信尼嚕古與蕭呼敦遽招集其徒黨得四百人奉重元將發帳前雨赤如血遂前趨帷宮遼主倉卒欲往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

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豈可往乎仁先子託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曰聖意不可違仁先怒擊其首會宣徽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聞變馳至執轡固諫如仁先言遼主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仁先亟令環車爲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陳柢枑外賊勢甚銳太后亦親督衞士禦之及戰南府宰相蕭德〔攷異〕本紀作蕭唐古今從傳身先搏賊摧其鋒賊衆披靡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詳袞舊作詳穩今改阿蘇舊作阿廝今改射殺之重元衆稍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舊作塔剌今改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　先是尼嚕古廣結徒黨而一時不能遽集殿

前都點檢耶律薩喇圖舊作撒刺竹今改適在闈場閧亂劫奚人獵夫來援既至聞尼嚕古已死大慟謂重元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滅亾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眾不攜貳耶一失機會悔將奚及蕭呼敦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呼敦計令四面巡警是夜呼敦率同黨擁立重元僭位號呼敦自爲樞密使及旦重元與呼敦薩喇圖暨其黨統軍使蕭特里德舊作迭里得今改興聖宮太保古迪舊作古陳迭今改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等率奚人二千直犯行宮會蕭塔喇以

援兵至北面林牙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亦赴援耶律仁先曰賊勢不能久當竢其氣沮攻之乃令耶律伊遜蕭德蕭罕嘉努蕭惟信耶律良等分領宿衛及援師背營而陳乘閒奮擊賊稍卻罕嘉努諭諸獵夫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獵夫皆投仗首服賊黨大潰重元率數騎走仁先等追殺二十餘里陳斬薩喇圖禽特里德古迪殺之呼敦單騎遁至十七濼投水死遼主握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　己未遼主命捕誅逆黨以蕭呼敦首助亂誅其五子詞連其父陳王孝友併誅之前樞密使蕭革以子為重元婿預逆謀淩

遲死革得倖兩朝恣爲姦惡至是始正典刑聞者快之
尼嚕古所交結多不逞之徒蕭特里德少不羈好射獵
以詳袞從伐夏失利還旋獲罪決大杖削爵爲民及復
用遂附尼嚕古迪好戲狎不修繩檢膂力過人善擊
鞠薩喇圖尤凶暴尼嚕古所與謀者皆此類故速敗庚
申重元北走大漠度不能免嘆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
自殺　辛酉遼主論定亂功許王耶律仁先進封宋王
加尚父爲北院樞密使遼主親製文以褒之復命畫灤
河戰圖以旌其功趙王耶律伊遜進封魏王爲南院樞
密使以蕭罕嘉努爲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蕭惟信加太

子太傅並賜功臣號蕭德封漢王耶律廸里遥授臨海軍節度使宿衞官耶律託卜嘉等並加上將軍諸護衞及士卒庖夫弩手等四百餘人各授官有差以耶律良首告變命籍橫帳擢漢人行宫都部署　遼北府宰相姚景行方以疾告歸中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偕南府宰相楊績勤王比至賊已平遼主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　癸亥遼特布詔爲重元所脅命削奪旒鎭州[攷異]契丹國志載重元事略同遼史長編云宗元子楚王洪孝性陰很與宗眞言其目有反相至是以其黨四百人直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太師某掖其主使乘己馬殿前都點檢蕭禧美引兵與洪孝戰射殺之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案洪孝當即尼嚕古之漢名遼史闕書或

削而不書也遼主未嘗傷背當時平亂諸臣亦無蕭禧
美之名不疑長編係傳聞之誤也今從遼史又長編云燕
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傾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
副留守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達牌斬明先所遣
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去誅
之獨蕭禧延以見禧美有功得免所戮之事俱不見遼
史然其時南京未嘗有變重元北走大漠八月庚辰
非南趨幽州也今以遼史爲據餘悉不取

壬辰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
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
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
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也伏見
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𨽻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

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
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于
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
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
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閑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
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
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天下幸甚　癸巳
以生日爲壽聖節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爲興慶宮
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　辛亥以
皇子仲鍼爲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

項仲科爲明州觀察使祈國公賜名顒仲恪爲耀州觀察使鄭國公賜名穎　戊午上仁宗諡册于福寧殿

遼蕭革旣獲罪論者追思耶律義先之言已未追封義先爲許王　壬戌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爲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爲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閤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屬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旣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于事體卽無不順　帝旣視朝前後殿而于聽事猶持

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勢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也　冬十月戊辰朔遼主如興王寺庚午以六部太保耶律哈穆（舊作合木今改）知南院大王事　遼主如藕絲淀

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乙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

張瓌爲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
錄其功也　十一月己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
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箑不
鳴鞭侍衞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
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
禮帝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
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爲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
奏乃詔翼日親虞既而帝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
奏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
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

康亦當勉彊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帝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　甲辰帝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于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　己酉減東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租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辛亥遼遣蕭素等來賀即位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帝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爲例　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

亟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食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二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襲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憂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

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濬戒左右謹于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陛下齠齔爲太后所鞠育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謂宜昏定晨省親奉

甘旨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于是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有變更蓋婦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謌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伏望疾愈之後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修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使大孝之美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呂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于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纎芥之隙伏願殿下循修以爲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

宮中聞言不可不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早建東宮以固本根杜絕闚覦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卽對使者焚燬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

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攷異）李燾曰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恐不然別錄稱琦在中書今略加刪潤其它則據蘇轍龍川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

進廢立之議既不出主名淡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
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
不知何人為太后言此今輒改為左右讒間者庶不失
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案家傳則云韓琦獨見
其勸帝盡禮于太后語意略同今改 先是十月輔臣
為琦等共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擇
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
務不宜因寒暑廢帝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
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論語不知不慍
曰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
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
攽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

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旣退王珪謂倣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　乙亥淮陽王頊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秘閣呂夏卿秘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　是歲遼復以蕭珠澤舊作术哲今改爲西北路招討使珠澤前爲呼敦所陷呼敦旣死時議稱其先爲

招討威行諸部故復任珠澤既涖官訓士卒增器械肖
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　夏敔元拱化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鎭洋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二 起閼逢執徐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帝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竝隨以衣承之復戲于室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衞率府副率累遷右衞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爲皇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 遼清寧十年

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晝

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攷異宋史庠傳英宗即位移鎭武軍軍蓋寧之譌今依長編改正）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遷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愼靜爲治晚愛信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度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而別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遼人追賊有七騎奔入[illegible]界遂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即遂出若有劫略捕送本國如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善諭遣

之　遷南府宰相楊績出知興中府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寬再任歲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寬在唐州前後凡五年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

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眞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夫眞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

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元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眞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顧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

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眞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眞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眞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竝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曰孝子之心孰

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獨

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
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
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
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
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
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
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仁宗
繼體保成致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
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
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攷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

從抃等議攷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迹不載今于疇傳內擬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刳船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禖罷用弓矢弓韣進酒脯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是月遼禁南京民決水種稉稻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

都知任守忠權戸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句當
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
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于殿壁繪像
自此始京師賦麴於酒戸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
破産以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
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
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子也
己酉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
昏定晨省未嘗廢闕豈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
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

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協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

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它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

黍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予奪臣
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
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
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
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
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
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
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二事若不能行雖日拜丹
扆有何所益若奉詹之祿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恭不
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

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皆嗣君沖幼親爲輔弼竝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遜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雖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

之憂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自然皇太后慰安悆意無閒燕適遂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邪謫遂言于皇太后曰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踰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厲如此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兼俾嚬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

豈不休哉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課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柰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　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
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
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要少須琦曰此
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
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
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
欲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
掖庭之間宂食頗眾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擯遣今山
陵祔廟大禮俱畢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
幸有子及位號稍貴昇職掌文事之人其餘皆給與妝

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宮人百三十五人考異長編作三百三十五人今從宋史本紀

甲申御邇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為常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毋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閒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

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廟自愛不可不謹帝爲之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至今車駕未出臣愚以爲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胥史之言遷揀時日伏望斷自聖心於一兩日閒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　五月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　丁未命天章

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閤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嘗一日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于是琦詣東殿覆奏帝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

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當居深宮御苑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考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其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庚戌帝始日御前後殿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陛下南向負扆以臨羣臣原其本始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而推遜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雖古之賢后不能加

也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
奉之體與歲時朝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
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
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
德昭於天下矣帝從之即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
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帝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
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寬爲治如何吳奎對
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
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

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　壬子
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它儀衞如章獻明
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
中書樞密院使臣申狀皆覆奏即施行　丙辰上皇太
后宫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使保平節度使判鄭州
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帝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
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
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帝固請乃許　學士院奏詳
定改律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
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

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尊禮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竊聞道路之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

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願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斥其人勿置左右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則殿下坐享孝養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名譽光美其與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者得失相去遠矣

閏月癸酉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遼人憚之遼大饑舊制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戢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于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厲精求理爲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洪不可使姦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祿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爲然

己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帝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帝問輔臣曰京曷爲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

求去耳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枉開封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不可不察　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爲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大宗正教授有不職者輒舉以聞　癸卯貢院奏準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案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

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潁王下詔答不允　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帝在藩邸知其賢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遴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閒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大敕繫位皇子頊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唃厮囉今改）年賜又增其妻

子孫及親信窮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從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七人其後有求從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延州都監高遵敎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戡必以后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潁王府翊善賜金紫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時淮陽郡王進

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帝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它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

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勿有所預也　辛酉太白晝見　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眞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南唐閩漢南漢楚西楚吳越蜀後蜀也　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壬申遣決諸道囚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州

團練使棟戩舊作董氈今改爲順州防禦使　辛巳遼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誘取財物　八月壬寅遼主如懷州謁太宗穆宗廟　丙辰以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爲保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初帝爲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帝即位不豫遂交搆兩宮間于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不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明示四方斬于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翼日遂黜守忠攷異李燾曰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

司馬光呂誨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關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乞行誅官之言英宗命竄遂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願少寬之弼稽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協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日將還先帝與太后於何地邪上避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邵氏見聞錄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歐陽公言吾為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案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見聞錄譽琦又過當今並不取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

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
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
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
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準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爲祫祭案春秋
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議之眞宗
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仁宗天聖元年
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內案
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閒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

始則歲月相乖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帝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耶復賜以告毋燕見諸學士必問敞疾少閒否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東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

長君也立自齊邸入方覲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翼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帝甚悅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訴於押伴張覲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

庚寅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宜罪不報　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逆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齎辭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今諒祚

招引亾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詐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御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壬辰（攷異遼道宗紀本書十月壬辰朔李銳據此攷知此月宋遼異朔宋以癸巳爲十月朔則壬辰乃九月晦也宋歷較遼爲密今以宋朔爲定故附於九月末）遼主幸中京皇子梁王濬從遼主

獵矢適發三中遼主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
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遼
主喜爲設宴　冬十月庚子帝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
擢授有差　辛丑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諭閤
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
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　癸卯禮
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
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于本位
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戊午遼禁民間私刊印文
字先是遼書禁甚嚴有以書傳入宋地者罪至死至是

復行此禁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它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可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諡二字以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遼定吏民衣服之制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

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爲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

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必大驚擾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歷

聞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可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矣　丁丑遂以乾文閣經籍多闕下詔求書命儒臣校讎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帝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成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

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乃始效順山路險僻多瘴霧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詣麾下閱簡士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滋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初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爲著作林及從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

純仁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
仁言兵須農以養卽兵當先卽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
聽牧地隸縣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庚
辰遂禁南京私造御用采緞私自貨鐵及非時飲酒命
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十二月庚子知
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帝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
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耳　一日晚帝
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帝喜曰卿
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

辭不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帝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帝欲幷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發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罷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

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
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
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
重詔不從　以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
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管句鄜延路蕃部公
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泊兵
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權管句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
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
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彊壯預爲經
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

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寄重實均安撫使之權乎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瞻盩厔人也　王昭明等既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者盜吏苛暴爲西人誘略

旨今昭明等徒能呼首領慰恤以言犒以羊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要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攷異李燾曰程戡正傳云從其奏誤矣　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眾爲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省乃止坐爲首者餘釋不問蜀人大悅它日帝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是歲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潁曹濮濟單濠泗廬壽楚杭宣洪

鄂施渝州先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視疏治賑恤蠲其賦租　遼南京西京大有年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哲今改）召入朝封柳城郡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